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三十

宋 真德秀 撰

問答

起丙戌秋為子姪說大學章句
論語集注因問復為詳言之

問明德

明德乃天賦與之德性也本自光明緣人始生之初所稟之氣不同有稟得清明純粹之氣者則為聖為賢有半清半濁之氣者則為中人全稟昏濁之氣者則為愚

不肖此所謂氣稟所拘也及生而為人既有知識與外物接則耳欲聲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私欲一勝則本心為其所奪遂流於不善而所謂明德者亦從而昏矣此所謂物欲所蔽也人能講學窮理則可以復其本然之性故曰明明德也

問定靜安

三字相類但有淺深學者用力且從定字起如此心搖動不定如何講得學問窮得義理此心既定方可漸到

靜與安之地此心未定便要得靜與安無是理也

問全體

或問中語下同

言性之本體渾然全備仁義禮智信是也

問大用

言性之發用出來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

問成性存存

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混成之性如今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

義無不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事長弟之類皆是

問止於至善

知止者謂知為君必止於仁為臣必止於敬為子必止於孝為父必止於慈方知得此理未曾實到其地能得者謂為君已仁為臣已敬為子已孝為父已慈是實到其地矣

文王於緝熙敬止此敬字舉全體而言無不敬之敬也

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而言乃敬中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脩也主行而言此言致知力行之功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為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

問止至善是聖人否答曰止至善是已到孟子美與大處乃是大賢地位蓋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

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

不可知之謂神

善美信大聖神之為六等

可欲之謂善

謂其人有善無惡為人所

願欲

有諸已之謂信

此謂實有其善於身比之可欲已進一等

充實之謂美

善積於中充滿確實故謂之美比之有諸已又進一等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充實

於中而形著於外此乃盛德之不可揜處已是大賢以上地位但未化耳

故程子論顏子以

為所以未至於聖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

日而化矣守者謂持守之功化者謂心理俱融無俟於

守乃夫子耳順從心之時也大學之止至善正是美與

大之地位久而不息則大而化之至聖矣蓋工夫到此已是十分更無可用力者但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爾故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又橫渠曰大可能也化不可能也

言大以上皆可用力至化則不可用力矣

問致知格物

物謂事物也自吾一身以至於萬事萬物皆各各有箇道理須要逐件窮究且如此一身是從何來須是知天地賦我以此形與我以此性形既與禽獸不同性亦與

禽獸絕異何謂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惟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為人我便當力行此五者以不負天之所與而所謂仁者是如何義者是如何禮智信又是如何一一須理會得分曉此乃窮一心之理其次則我為人之子事親當如何為人之弟事兄當如何為人之幼事長當如何逐件理會如事親須知冬便須溫夏便須清出便用告反使用面如曲禮內則等書所載事親說話都要曉得以至事兄事長等事一一如此窮究此則窮一身

之理也心之與身乃是最切要處其他世間事物皆用
以漸考究令其一一分明皆所謂格物也格訓至言於
事物之理窮究到極至處也窮理既到至處則吾心之
知識日明一日既久且熟則於天下之理無不通曉故
曰格物而後知至也此一段聖人教人最緊要處蓋緣
天下之理能知得方能行得若知得一分只是行得一
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所以用逐事窮竟也今學
者窮理之要全在讀書如讀此一書須窮此一書道理

一字一句都用考究如未曉了即須咨問師友求其指
歸且如讀大學自頭至尾都窮究過既曉得此一書了
又讀論語孟子亦自頭至尾窮究過理會既多自然通
悟若泛泛讀過便以為了何緣知得義理透徹義理既
不透徹胸中見識亦無由能進雖窮理不止於讀書而
其大要却以讀書為本不可不知也

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太極
也太極者乃萬物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為

陰陽分而五則為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為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器之物只是理之至者而已故曰無極而太極

問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

或問中語

則者法則也準則也漢書以律

十二律

度

尺度量

斛衡準

又名

泉為五則言其輕重長短小大高下各有一定自然之

法不可得而過不可得而不及也易曰乃見天則詩曰
順帝之則皆指自然之理而言帝即天也謂天下之理
皆天實為之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曰
天則帝則如父之慈子之孝兄之友弟之恭此誰使為
之皆天也非人也尹吉甫有物有則之說亦此意

問心之為物實主於身

圈外竅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備具衆理神明不測
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

問上帝所降之衷

或問中語下同

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謂無過不及而至善之理也上帝以此理畀付於人人之所得以為性者也

問烝民所秉之彝

詩大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天生衆民有此物必有此理如有耳目則有耳目之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也

其餘如口鼻四支之屬皆然

君臣父子有君

臣父子之理

其餘兄弟夫婦之屬皆然

則者謂準則之則不可踰者

也物以形體言則以理言所謂理者仁義禮智信而已民皆秉執此常理故其心

無有不好善者

懿德謂美德也即所謂善也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言民之生也皆稟受天地至中之理以為性也

與降衷之意同衷即中也

問夫子所謂性與天道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在天則謂之道陰陽五行之理是也在人則謂之性仁義禮智信

是也性即道道即性

問子思所謂天命之性

中庸天命之謂性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而為仁義禮智信之性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一而已矣
問孟子所謂仁義之心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言人既得陰陽之理以為性則自然有仁義之

心但為物欲所害則不能存之耳

只舉仁義二字者仁包禮義包智故也禮

是仁之著智是義之存

問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伊川先生曰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不待安排也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及也

問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

橫渠先生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此性字指天道而言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

一源也

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

康節先生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邪郭言道不可得而見因性而後可見蓋性之所具皆實理也故曰道之形體

舍性而言道則流入空虛矣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性雖云二事其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縱其

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事也

問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已然而不容易所當然如為君當仁為臣當敬為子當孝為父當慈與國人交當信之類此乃道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也然仁敬孝慈信之屬非是人力強為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所當然是知性

知其理當如此也

所以然是知天

謂知其理所自來也

問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

或問中語

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功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既昏且亂如何窮得義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知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而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

語錄中語下同

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

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為主必須敬以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為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

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為之主其於應事接物
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
講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
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
應曲當而為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
此者自伊川發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
問學章皆同此意也

問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只知得五分

語錄中
語下同

朱文公曰知之與行如車兩輪如鳥兩翼闕一不可尚書說命乃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何也蓋高宗天資高明未即位之前已學於甘盤其於天下之義理多所通曉傳說恐其徒知而不力行故告之以非知之艱而行之惟艱欲其力行平日之所知故也若學者之事須是以致知為先知得一分方能行得一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若所知未真斷無能行之理

所謂真知者伊川先生所謂如

虎所傷是也又如飢必食渴必飲水不可入火不可蹈如此方為真知佛家亦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亦此意

也

問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

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工如三省如問禮逐一
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
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為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
其積累之時件件著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
不須著分毫之力

問程子論格物有說向內處有說向外處

孔子答門人問仁問孝亦是如此皆是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

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
乾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

日月星辰風

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

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床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其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所以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即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也

問誠意章數條

自慊是為己言己之所以為善者乃是我合當如此
若不為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為他人而
為善也

自欺是為人本無實意為善但外面畧假借以欺人欲
人稱好而已殊不知人心之靈昭如日月何可欺也只
是自欺而已

自慊是誠

一誠則

自欺是偽

二偽則

譬如人子弟讀書為學

乃是為己之事若我不知讀書不知為學是我身分上自有欠缺干他人甚事今人往往對父兄長上則讀書講學才獨處便怠惰一切廢棄如此則是為父兄長上而學也其為自欺孰大焉

問致知一段是夢覺閑誠意一段是善惡關

語錄
中語

言格物致知必窮得盡知得至則如夢之覺若窮理未盡見善未明則如夢之未覺故曰夢覺關好善必實然好之如飢之必食如渴之必飲惡惡必實然惡之如水

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如此方能盡人之道以充人之形若名為好善而好之不出於實名為惡惡而惡之不出於實則是為欺而已欺心一萌無往而非惡矣亦何以異於禽獸哉故曰善惡關大學雖有八條緊要全在此兩節若知己至意已誠則大本已立其他以序而進有用力之地矣若知不至意不誠既無其本無往而可矣故朱文公以二關喻之言如行軍然必須過此二重關隘方可進兵故也

問正心修身章

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鏡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是本心之正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當怒時亦必形於色如治

人之罪却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厲之氣否
曰天之怒雷霆亦震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
更不積問古人喜怒不形於色是正否曰此是養得胃
中和粹故雖中有喜怒而不形於色此正是涵養之效
安得謂之不正又問古人憂國至於白首怒敵至於裂
眦此正否曰憂國怒敵憂與怒之正者雖若太過然亦
是不失其為正但此乃志義之士所為若聖人則未必
然必如是觀之乃盡

鑑空衡平之體鑑空衡平之用此二句切須玩味蓋未
曾應物之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
未照物只是一箇空衡未稱物只是一箇平此乃心之
本體

此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喜怒哀樂未發動渾然一理不偏不倚故謂之中

此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至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因
其可喜而喜因其可怒而怒因其當憂而憂因其當懼
而懼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所感而應之耳故
其喜怒憂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

此即中庸所謂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喜怒哀懼應物而動恰好便止不可少過其分事過即已更不留在胷中如此即是中節即謂之和

問體用二字

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

元亨

而斂

藏於秋冬貞利發生是用斂藏是體自十月純坤陽氣既

盡不知者謂生意已熄不知斂藏者乃所以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沍草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斂藏凝固然後

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泄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閉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之時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

動靜皆道而周子乃以主靜為本者蓋靜時養得虛明然後動而不失其時故中庸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須要戒謹恐懼以養本然之中然後發而為中節之和

程子主敬之說即中庸之意也

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曰聖賢之言有似同而實異者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不同中庸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

問治國平天下章

絜矩絜字本出賈誼過秦論度長絜大度謂以尺量物之長短絜謂以帶量物之小大如今人之園木也故字文從絜先儒解絜字未分曉建陽范直閣諱如圭乃胡文定公之外甥朱文公之父友方以言我有此心人亦有此心在上之絜度為說文公從之

君子當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如以矩而度物也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荀子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言矩雖止長五寸然天下之為方器者必以此為則以譬一心雖微而推之以度人之心雖千萬人無不同者我欲孝於親人亦欲孝於親我欲弟於長人亦欲弟於長故為君子者必使人各得以遂其孝弟之心我欲安人亦欲安我欲壽人亦欲壽我欲富人亦欲富故君子者必使人各遂其所欲此皆所謂絜矩也

俗言以心比心即是此義

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冰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為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為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攘奪於是乎興已亦豈能享其利哉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南軒先生又謂無所為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

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為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納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為而為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之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大抵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為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為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蕕共器蕕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大學程子南軒三說不同大學只說財利猶是粗處伊
川南軒之說乃入細工夫世亦有能不貪財利之人然
未必無自便之私亦有能不求自便者其心未必無所
為此是一節之上又有一節工夫以大學至善譬之不
貪財利與不求自便是善到無所為而為始是至善然
必先以不貪財利為根脚基址方可說上兩節正如貧
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漸至樂與好禮之地若未能不
貪財利又豈能有上兩節亦如未能無諂無驕安得便

有樂與好禮故學者當以不貪財利為本又未可謂不貪財利為已足馴序用力自粗至精方可至純乎天理之地

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

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

問新民章

此段當在止於至善之前

朱文公言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垢斯言

盡矣蓋身之有垢特形骸之礙耳然人猶知沐浴以去之惟恐塵垢存則其體污穢至於心者神明之府乃甘心為利欲所溺以昏蔽之甚如積糞壤如聚蟻虺而不肯一用其力以去之是以形體為重以心性為輕也豈不繆哉唐人有擲銘曰人之有髮朝朝思理有身有心胡不如是深得成湯銘盤之意禪家亦有所謂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之句雖云異端然此言亦自可取也

禮記儒行篇云儒有澡身而浴德謂洗濯其身沐浴其

德亦盤銘之義

問仁字之義

此下並
論語

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
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
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
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
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
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為用則主乎愛

仁者愛之體也
愛者仁之用也

愛者

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於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仁如根

上發出苗以苗為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為根則不可以
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
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
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為
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為四德之長
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為天之全德故仁亦為人心之
全德然仁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
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以為心是以主

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

問行有餘力章與四教不同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為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修身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一闕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為學之功至矣

問主忠信章

程子曰不成無物

論語止言主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為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如形之與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知誠則本源子思

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問過則勿憚改

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

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問姑息二字

主忠信章注

姑息姑訓且息訓止言事理合當十分做却只做三五

分且如是而止此之謂姑息今人柔懦者以小惠及人便以為仁不知是姑息而已

問溫良恭儉讓

溫和厚也只和一字不足盡溫之義只厚一字亦不足盡溫之義必兼二字者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易直也亦如前義易者平易也不艱險也直者正直也不邪曲也恭莊敬也莊主容貌而言敬主內心而言自中而發外故曰

恭儉節制也節制二字相似而實不同節乃自然之限
節且如一年有八節四立二分二至是也四十五日而
一換乃天道自然之界限故曰節制乃用力裁制之意
義以制事禮以制心謂如事理合當如此即以義裁制
之若以刀裁物也一念慮之非即以禮裁制之亦如刀
之裁物也凡事物有自然界限不可踰處謂之節所云一年八節者乃其一也讓謙遜
也謙謂不矜己之美遜謂推善以及人

問過化存神

溫良注

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存其性而不為情所蕩而失其性則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

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問禮樂

用和為貴章

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

天尊於上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

此即制之所由起蓋禮主乎別故也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陰陽二氣

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主乎和故也所謂陰陽二氣者日月

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故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

屬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

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霜雪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

陰太勝則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而不成禮勝則離以其太嚴

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

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

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粗精本末亦初無二理

禮中有樂

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和此即是禮中之樂

樂中有禮

言和樂之中有自然

之節此即是樂中之禮

朱文公謂嚴而泰

此即禮中有樂

和而節

此即樂中有禮

問因不失其親

因者依也言與人相依須是其人可以親近方得如士之擇友男之擇婦女之擇壻以至於臣之擇君皆是若其初不謹則後來雖欲悔而不可得也又如為人臣屬而事其長亦須看此人可親與否如其人非賢者輕易依附一為其所薦則終身便有舉主之分如何悔得以此

推之凡百皆然大抵以審擇於始為貴也

問楊墨

就有道章注

墨翟兼愛其初本是學仁不知仁者心無不溥而具施則有差等如親親與仁民不同仁民與愛物不同就親親之中事父與事兄不同處夫婦處朋友又與事兄不同蓋心無不溥者仁也理其施有差等者即仁中之義也分今親親與仁民同則是視父母如視他人矣故其流至於無父也楊氏為我本是學義不知義者制事之

宜也處君臣處父子處朋友事事物物各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己而已則於君不必忠於子不必孝凡處人倫之間無一而當矣故其流至於無君專言無君者指其最大者而言之也無君無父則是禽獸矣此學者所以當求正於有道也

問理性命

五十知天命注

窮理謂事事物物各有其理窮究之而無不盡也此即大學所謂格物也盡性謂一性之中萬善備具如性中

有仁我則盡其仁之至性中有義我則盡其義之至禮也智也亦然如此方是盡性若十分之中有一毫一釐欠缺亦未可謂之盡性至於命言理既無所不窮性既無所不盡便自然至於命此即孟子知性即知天之意窮理主知而言盡性主行而言知得盡行得盡便是至於命

問父母惟疾之憂

問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自古忠臣

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如此則是不孝矣此又何也曰
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
其中矣因為說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
其性不失乃所以為孝也昔晉周處死於戰陣其母猶
在太常賀循諡之曰孝以常情言之母在而死於國可
以為忠而不可以言孝矣而晉人乃稱周處為孝者蓋
忠孝一理能忠於君乃所以為孝也然捐身蹈難乃處
臣子之變如曾子之戰兢自守乃處人子之常要當參

觀可也

又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文公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

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問非其鬼而祭章

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

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

以其造化神妙不測也

地之神

曰示

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祇字

人之神曰鬼

鬼謂氣之已屈者也

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

出發

鬼者氣之屈

收

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

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

此死生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

氣之伸為神如春夏生長是也氣之屈為鬼如秋冬

斂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

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

有迹之鬼神

日出為神入為鬼雨潤為神止為鬼雷動為神息為鬼風散為神收為鬼

伊川

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

易繫辭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

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皆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於天以從陽魄降於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炳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

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
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
此所謂屈而伸也

問鬼神二氣之良能曰既有陰陽二氣則自然有往有
來有闔有闢有消有息有聚有散蓋其理自然如此故
曰良能此乃借孟子良知良能之名以形容二氣孟子
本意謂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
其兄此本然之性如此非出人為陰陽二氣屈伸亦是

本然之理故借此二字以明之往闔消散屈也來闕息聚伸也

問魯賜周公禮樂

雍徹注

程子言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所當為此正如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可謂極其至矣孟子只以為可也蓋事親不如曾子則是人子之道有虧必如曾子方得恰好推而言之為君必如堯然後為盡君道為臣必如舜然後為盡臣道不然則皆是欠闕學

者知此則凡於人倫曲盡其至無一毫之虧方是全得
當為之職分初非過當也無父母則無此身我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
無君上則無此爵位我因君上而有此爵位則事君
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

問仁字

人而不仁章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
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
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
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

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
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
其為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
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
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
量也然一為利欲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為殘忍為
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
可畏也哉今為學之要須要常持此心平居省察覺得

胷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西山文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吳魯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三十一

宋 真德秀 撰

問答

問理明誠格

問禘章

禘者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謂如本朝太祖是宋開基之祖。僖祖

太祖皇帝之四世祖

又是始祖而上古黃帝乃趙氏所

自出之帝也。祭祀之禮遠及於始祖之所自出。無乃太

遠乎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有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

如考妣
祖考妣

則意其精神未

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人素

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

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

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

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

苟能知此理矣

至難知者鬼神之理則其他

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神明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

問媚竈

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

然於門人弟子則或竣其詞以規儆之如曰野哉由也如曰小人哉樊須也如曰予之不仁也蓋其視門人弟子如子弟具有過但當竣責若一時權臣小人平日未嘗相孚一旦發非理之問聖人之答之也既不可順指以求合又不可忤意而招禍故其言從容巽順若無所觸忤然皆本乎正理而未嘗有一毫之阿徇如答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陽貨曰吾將仕矣皆是此意

其對王孫賈不曰媚與與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為不可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惕然自省平日所為拂

理得罪於天者已多見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
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其對陽貨也貨本責孔子之不
仕孔子對以吾將仕矣其意謂我未嘗不欲仕且將仕
矣但不仕汝爾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不違
忤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若非逢迎取
悅則必激觸取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為正然比之聖
人氣象則猶未免陷於一偏必如聖人之道德宏大自
然有此氣象非勉強可及若欲師慕其萬一惟敬以存
養使心平而氣和則庶乎其可近爾程先生謂讀論語
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
見矣

王孫賈衛之權臣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微之深
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亡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

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問終食不違仁

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之間而不苟此一節猶是羸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是存心養性細密底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之事可以勉而至者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

此鮮有不失其本心者到此而猶不違乃是至細至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此三節乃進德之始終若無麤底工夫作根脚基址豈有能進於細密之地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終食不違之地能終食不違矣然後能進於造次顛沛不違之地用工之序蓋如此正與前章無諂無驕樂與好禮相似當考參而熟玩也

問志於道

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南軒先生嘗曰天下無間界底道理欲做好人則不可望快活要快活則做不得好人此之謂也南軒之言雖麤然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

問忠恕

不知聖人之為聖人須向忠恕二字求其入德之基蓋
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晝必
明夜必闇夏必熱冬必寒春必生夏必長亘千萬年如
一日不曾有少差繆此天地之誠也仁真箇仁義真箇
義存於心無一念之不實見於事無一件之不實形於
言無一句之不實而百行萬善備足無餘此聖人之誠
也天地只是一箇誠字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是

一箇誠字萬物自然各當其理此乃天地聖人之事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

當

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處朋友當信事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

有忠而

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

如有形而後有影

在聖人則曰誠

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則須用着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

先盡已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若能於忠恕二字上着力於盡已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誠是自然底忠忠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一貫之理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理會未得故降下一等而告之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但學者須是自卑而高自淺而深不可躡等妄意於高遠而實無所得耳

問仁字

仁而不佞章

仁之一字從古無訓論語一書凡言仁處只是教人以

為仁之方而已孟子曰仁人心也最為明切然亦只是
說仁者人心之德而已初非以人心二字解仁也自漢
以來儒者類以愛字說仁故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殊
不知愛乃仁之用而未能盡仁之體仁性也愛情也性
中有此仁故發之於情則能愛仁猶根也愛猶枝葉也
有此根故有此枝葉然便指枝葉作根則不可故孟子
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正是愛

見物之可哀可憐者則有惻然隱痛

之心此乃是仁中發出來譬如物在中而端緒發於

外也愛乃仁之發見處便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以用為體也所以伊川先生不取韓子博愛之說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認情為性然其解孝弟為仁之本却又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與前說頗似相反何也蓋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則是以愛便為仁伊川曰仁主乎愛則是仁之為道主於愛而已非謂仁只是愛也蓋五常各有所主仁主愛義主宜禮主別智主知愛者仁之用仁者愛之體仁雖不止於愛然見之於

用則莫切於愛緣人之初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合下便有此仁天地之心主於生物故人之心亦主乎愛物也漢唐儒者不合以愛便為仁所以不識仁之本體到上蔡先生又以覺為仁言心之虛明知覺凡痒疴疾痛便知便覺即此是仁無垢張氏又從而推演其說於是百十年來學者又以覺言仁殊不知知覺自屬智仁者之心固有知覺但以知覺為仁則不可學者但於知覺上求仁只要胸中虛明無滯便說是仁却於

仁之本體未為親切反不若愛字雖未是仁之體却正

是仁之用因用則可以知其體

天地生物之心便是仁之體其發出來生物便

是仁之用體用元不相離

至文公先生立六字以斷之曰仁者心之

德愛之理於是體用兼全既異乎漢儒指情為性之失

又足以破近世學者以覺為仁之弊所謂心之德者蓋

言仁者此心之全德包五常貫四端而為一心之主也

所謂愛之理者蓋謂仁乃愛之理仁未便是愛乃愛之

道理愛未是盡仁乃仁之發用有此道理便有此發用

理即性也用即情也於是仁之為義明白昭著至此章又斷以全體不息四字蓋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不息者如天地一元之氣運行於六合之間無頃刻止息所以生成萬物無有已時文公前後十字於仁之義曲盡其至學者誠能深玩而默察之無復餘蘊矣心之活便能運轉不息凡處人倫事物之間此心周流無礙處處皆到心死則便如鐵石凡處人倫事物之間皆窒塞了

問剛與慾

張也章

剛者天德也天德者謂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欲也乾六爻皆陽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之與天本一無二惟其有私欲以間之是以與天不相似若能盡去私欲則復乎天矣此君子所以貴乎剛也上蔡先生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拚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上蔡所謂勝物者蓋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

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揜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揜遏而不能出也上蔡此言最為有益學者知此與其狗欲而屈於物之下如婦人女子之柔弱孰若以剛德自持卓然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失大丈夫之操乎又橫渠先生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德性者吾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之性也物欲者因耳目口鼻

之接於物而生者也凡為人剛明果決則理存而欲泯
故德性用言德性為主而用事也為人陰柔昏濁則欲
勝而理泯故物欲行言物欲為主而肆行也陽明陰濁
雖稟於氣質然可學以反之人能自力於學則柔者可
強闇者可明不能學則強者或轉而柔明者或趨而闇
橫渠此言正欲人以學力變氣質使陽明日勝則德性
常用而物欲不行也

問志氣

章 畫寢

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學者若能立志以自強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怠惰如將帥之統卒有紀律有號令則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苟心志不立則未免為血氣所使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蓋志強則氣亦強志惰則氣亦惰如將勇則士亦勇將惰則士亦惰也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為先

問文章性與天道

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

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
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
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
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
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
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性者指人所得而言仁義禮智信是也天者指其理之自然而
言陰陽五行之理是也夫子平時以身教人凡形於威儀容止語

默動靜自然成文自然有章者皆所以教學者所謂吾
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吾無隱乎爾者是也學者即其近
者求之用功既久自然可到精微之地若遽以性命之
理告之則恐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無所益故於性
與天道罕嘗言之學者不可得而聞其於論語僅有性
相近一語亦止是言氣質之性非指性之本至於易乾
卦然後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三條又是正說性與天

道亦可謂罕言矣

問敬字

敬簡章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

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
此又誠敬之分也

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
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為
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
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
存而不失為學之要莫先於此更當以胡致堂一段叅
觀

問言志

夫子令顏淵子路言志而子路只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自今人觀之子路之言亦幾於卑近矣蓋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至斷不敢輕以自許若今人之好為欺者必妄說一等高大话矣子路為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不知者以為卑近殊不知此乃人之所甚難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

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且如父母可謂至重然今不知義理之人亦未免分物我飲食居處惟己之便而於親有不卹者况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推此以往雖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可也學者當深味子路之言默自省察我之事親已忘物我否事親已忘物我矣又推之以事長事長能忘物我矣又推之以待朋友又推之以私意盡忘則其視天地之間混然為一不復有彼我

之間此即所謂天下歸仁也而西銘一篇之意正是如此

顏淵言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歛然常若不
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
爾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用意若聖
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
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

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梗於胸中如蠱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爾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大凡為學只是要變氣質正心術而已蓋人之氣質苟非聖賢不能全美必有所偏故聖賢立下許多言語欲人因其言以省察己之偏處如醫經然某病則

有某方某病則有某藥學者味聖賢之言以察己之偏
正如看醫經以察己之病病是寒則用溫藥病是熱則
則用涼劑見得病證的然如此則必服藥以去之如此
方有益如己之偏處在於不能無私則當玩味聖賢之
言以去其私

如子路車馬衣裘
與朋友共是也

先自事親事長以至於

待朋友皆欲忘其私如此則私之一病去矣又如己之
偏在於不能無矜伐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矜伐
如顏淵無伐善
無施勞是也又如平日言行未能相副未免有不誠

處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不誠

如前章巧言令色足恭匿怨以友其

人是也

我有千百病聖賢有千百藥方一日佩服聖賢一

言真切行之則是一日服一藥以去一病久之則所謂

氣質之偏自然融化得盡純善而無惡矣若只看過讀

過不真實用力以去其偏則如談方說藥初未嘗服餌

其又何益

氣質之偏既去則心術自正向來因觀聖賢之言屢有警省云是因此語換了肺腸誠是

此如

問不違仁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既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

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

外竅中者是心之體

謂形質也此乃血肉之心

虛靈知覺者是心之

靈

靈謂精爽也言其妙則謂神明不測

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

理即性也

知覺

屬氣九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

此所謂人心

若

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

此所謂道心

人能克去私欲則所

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

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

問顏樂

集注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自有其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程氏遺書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

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混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

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廣也如

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不講究是也

約禮者言以禮檢束

其身而用功之要也

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

恣縱之意是也

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

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鐘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二先生之拳拳於學者可謂甚至不

可不深玩其旨也

欲罷不能者言人之於學若能實用其工則自然見得循理則樂不循理

則不樂由乎禮則安不由乎禮則危不待父兄師友之檢約自然欲止而不能此方是真有所得也

問語上語下

此章南軒先生之說至為精密所當玩味所謂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資質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

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皆人所易知也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

切問近思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務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問見惡人

南子章

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
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故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
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之名佛肸之名皆欲往焉若大賢
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
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
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
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故夫子云云

問手足不仁

博施章

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已與人雖有彼我之異人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為二致亦如手足本是

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壅塞遂以手足為外物
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
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為之怵
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癢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
苦此心亦為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
之意

問日至月至

朱文公集注曰一至焉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

也詳集注之意蓋謂自顏子之外自餘門弟子或三月
中有一日全不違仁有一月全不違仁者語錄以為或
一日中一次不違仁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
以集注為正

楊慈湖云一日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

三月之中有一月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亦是

志道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
子日至月至者常為私欲所汨乎曰欲字有重輕常人
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

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然學者豈能便及顏子須是先學日至者然後能到月至者月至矣然後可學三月不違此即周子由寡以至於無之謂也進學有漸未有不由日至而可到於月至不由月至而可三月不違未有不由寡欲而便能無欲也日月至焉雖未及顏子然在學

者亦豈易及哉故南軒先生曰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亦異矣然非見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日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矣

又程子曰欲不必沉溺但心有所向即是欲

如飲食欲飽是理才

要珍而豐即是欲衣欲暖是理才要珍而麗即是欲

問發憤

朱文公謂全體至極純亦不已全體至極謂聖人之於道已到十分全盡處即所謂誠也純謂不雜言純是至

誠無一毫人偽之雜也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今人為善乍作乍輟

有始無終或能暫而不能久皆緣不誠之故如見得道理真實分明實要用功自住不得

此是聖人地位在學者言之且當就發憤二字上用力顏淵所謂舜何人也我何人也韓文公所謂舜亦人也周公亦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以不若聖賢為耻

也孟子又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周子曰人大不幸
無耻言人若有耻則不肯甘心於為愚不肖有可進之
理若既不如人又無耻心則是甘為庸人豈復能進此
所以為大不幸也學者若能知耻方能發憤若能發憤
忘寢廢食以求之安有不進之理

問不由戶章

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文公
非之以為世人之行不由道者衆矣若如舊說則凡人

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為道矣且如事親事長人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章蓋嘆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又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饑而食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所謂堯舜之道即舉于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

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為道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墜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即是道而文公以為物之則方是道正與出不由戶章意同

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即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云能知覺運動者只是氣

知覺運動之理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為性又引龜山舉
釋氏語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擔柴以此徐行後長不
知徐行後長方謂之第疾行先長則為不第若謂運水
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第矣此亦與前章意
同大抵皆謂人於日用事物間處處當理然後為道不
可以日用事物便為道文公此說最有益於學者當參
而味之

問夢周公

夢之理最為精微周禮占夢

官名

有所謂正夢者

謂其未嘗思慮

而兆朕先見者此乃夢之正

有所謂思夢者

謂日間念慮及之故形于夢

念有正

邪故夢亦有正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見周公此所謂

思夢之正者也

高宗恭默思道心與天通故因夢而得說孔子志于行道故因夢而見周公此

所謂思夢之正也若使當世無傳說而高宗夢之數百年前無周公而孔子夢之則非正夢矣聖人所

存者誠故其夢亦誠凡人夢寐紛亂或見世間所無之

物皆妄也然趙武靈王夢吳娃而實得吳娃漢武帝夢

木人而宮中果有所埋之木人梁武帝夢河北諸侯來

朝而侯景果至此三人者皆因夢而名亂雖實有其人實有其事然趙武靈王溺於女寵漢武帝惑於鬼神梁武帝志於土疆其心不正故其夢隨之此亦思夢之不正者也

問求仁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人之身至微而乃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其盡得天地之理故也理雖非一端而仁之一字乃其統會人而不仁則失其所以為人之

理而不可以言人也古者聖賢兢兢業業以終其身者
欲全其所以為人之理而已若全得此理雖賤為匹夫
自有良貴者存此夫子之所以飯疏飲水顏子所以陋
簞瓢而不改其樂也若此理既虧雖窮天下之富貴
如桀紂人得而賤之學者必須先見得此處分明然後
可以進道且如千乘之國可謂至重夷齊兄弟此心少
有不安便視之如樊屣委而去之不以為難蓋伯夷違
父而立則是不孝叔齊先兄而立則是不悌不孝不悌

則不復可以為人故寧舍千乘之國而不忍失其所以
為人之理朱文公謂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
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其論
至矣次章以不義富貴如浮雲雖未必果為衛君設然
門人以此二章相先後蓋不無意焉如衛輒以子拒父
而得富貴是又夫舜之不若也大抵古人見理分明故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為後世義利不明
人以苟得為貴雖錐刀之利亦有甘心不義而求之者

不知天理既喪已不得為人縱一時僥竊榮利其實去禽獸不遠讀論語者當段段反之於身故求仁得仁章莫只做夷齊衛君看了然後有益

問學易

易者陰陽變易之謂日往則月來

日陽月陰

寒往則暑來

暑陽

寒晝夜昏明

晝陽夜陰

循環不息此天道之常也聖人擬之

以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

昔人謂易字乃合日月二字為

之蓋篆文如此也

陽長則陰消

自十一月為復一陽生則一陰消至四月成六陽為乾則六陰

盡陰長則陽消

自五月為姤一陰生而一陽消至十月成六陰為坤而六陽盡消

一消

一長天之道也人之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

以陰陽對而言

之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為凶陰亦有吉有凶陰得中則吉不中

進退存亡之道

以天道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

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己與顏子有之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矣孟子一書全不言易而張子以為最深於易者其亦以此知之歟

問興立成

古之詩出於性情之真先王盛時風教興行人人得其性情之正故其間雖喜怒哀樂之發微或有過差終皆歸於正理故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本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本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情謂喜怒哀樂此乃民之性不能無者然其歸皆合於正理故曰本乎禮義先王之澤言文武成康三之化入人也深故雖叔季之世人猶不失性情之正百篇詩惟其皆合正理故聞者莫不興起其良心趨於善而去於惡故曰興於詩

禮樂之原出於天地自然之理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此即自然之尊卑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有隆有殺此即自然之等級聖人因此制為之禮所以法天地之序也

君父在上臣子在下此即

天高地下之象也自是而下兄弟夫婦師友賓主以至于興臺阜隸名位分守粲然有倫此即萬物散殊之象也

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少息相摩相盪為雷霆為風雨以化生萬物聖人因此作為之樂所

以象天地之和也

雷霆風雨皆是陰陽之氣相摩盪而成惟其二氣和合所以能化生萬物

樂有五聲十二律五聲角屬木徵屬火商屬金羽屬水宮屬土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土中氣也十二律黃鐘十

一月太簇正月姑洗三月蕤賓五月夷則七月無射九月此六陽律也大呂十二月夾鍾二月仲呂四月林鍾

六月南呂八月應鍾十月此六陰律也陽律曰律陰律曰呂故曰六律六呂陽月用陽律陰月用陰律以之候

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鐘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

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五聲十二律亦皆陰陽變錯而成故樂音

之和與天地之和相應可以養人心成風俗也自周衰

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

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形其靡曼之習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故程子慨然發嘆也然禮樂之制雖亡而樂之理則在故樂記又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

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
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直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
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問朝三暮四

民可使由章

朝三暮四之術出列子狙公賦芋

狙公乃養猿狙之人芋音序小栗也賦謂

分以付之也

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

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一而已矣猿狙無知而易誑故朝
三則怒朝四則喜亦如愚民不知義理輕為喜怒也聖

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秦可不戒哉

問疾不仁

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豈能使

無小人哉苟萌盡去之心則未有不激而生變也東漢之末竇武何進欲盡誅宦官而借力於董卓有唐之末崔嗣欲盡戮宦官而借力於朱全忠宦官雖盡而漢唐亦亡聖人之言於此驗矣

聖人於不仁之人屏而遠之乃所以儆之使知自改而未

嘗有忿疾之心舜之誅四凶是也

問驕吝

程子曰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

思盈與歛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為二者相因而生又謂
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
以鄙陋局促容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為
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
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驕盈使其有江
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為足位至
於王公不以為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
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

問文王至德

范氏曰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至德其指微矣此言孔子微有不滿武王之意也文武皆聖人也文王之時紂之惡未熟故文王猶得以事之至於武王之時則紂之惡已極殺比干囚箕子微子紂之庶兄也抱祭器而歸周武王於此雖欲不伐商有不可得者豈武王之心哉文王武王均為聖人但所處之時既異故所行之道不同文王所處乃君臣之常武王所處乃君臣之

變常固正也變而不失其正是亦常而已矣然常道人
皆可為變則非聖人不可為故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
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之讓天
下文王之事殷皆稱其為至德伯夷則謂求仁而得仁
此非貶湯武也蓋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然
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言湯之變夏命武王之變殷命皆順乎人心而應
乎天命也蓋桀紂之暴非湯武出而征之則生民之類

皆將靡滅而後已又豈天之心哉故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鈞論語微有不滿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而無所憚也聖人立言其為後世慮深矣東坡乃謂湯武非聖人蓋但見一偏而不知聖人或抑或揚皆有微指也

問色舉翔集

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

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者就之遲也伊尹俟湯
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
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
之間猶必如此况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
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
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
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
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也

問太極中庸之義

南雍李教授問今附此

下問太極中庸二條自顧淺陋何足以辱姑即平時所讀朱文公先生之書及嘗見所窺者畧陳一二夫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為天極以屋脊為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為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

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乎形氣矣
陰陽未動之前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即吾一心
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
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
則思過半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之時思慮
一萌則已動矣故程子以思為已發此至論也來諭謂
思是已發則致知格物亦是已發此則未然蓋格物致
知自屬窮理工夫大凡講論義理最忌交雜今方論喜

怒哀樂之發未發而以致知格物雜之則愈混雜而不明矣來諭又恐懸空無用力處此亦未然蓋未發之時則當戒謹恐懼其將發之時則當謹其獨逐時逐節皆有用功之地惟其未發也戒懼而不敢忘將發也謹獨而不敢肆則其發自然中節矣聖賢之學所以無弊者正緣句句着實未嘗說懸空道理且如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謹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

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太極圖說亦然首言無極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語其與中庸戒懼謹獨之云若合符節總而言之惟敬之一字可以該也蓋戒懼謹獨者敬也主靜亦敬也學者儻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

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
幾年之功沈潛反覆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
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
而無所明也故區區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朝夕
涵泳既深達其指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
錄諸書如此作數年工夫則於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
所見矣又必合所知所行為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
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耳此平時拙

論如此故因垂問及之更望詳加鑄曉以補昏愚之所
不逮幸甚

西山文集卷三十一